



新聊斋小说



侠女小谢

杨彩云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新聊斋小说



侠女小谢

杨彩云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女小谢 / 杨彩云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 6

ISBN 7-5329-1903-X

I. 侠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892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7 插页 121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: 8.20 元

作者简介：杨彩云，女，1950年生，山东郯城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雁魂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雨濛濛·雾濛濛》、散文集《流年随笔》、报告文学集《郯州之歌》等。与人合作十八集电视连续剧《水浒少年》。作品多次获奖。

责任编辑：刘曾文

装帧设计：刘小军

插图：魏达

赵杨
蕾玲

内 容 提 要

渭南书生陶三望豪爽倜傥，与女鬼小谢、秋容及谢弟三郎同居一室，结为至交。陶生进京赴试，巧遇才子蔡朋，二人相互仰慕，又成好友。纨绔王旦以重金贿赂考官，购买状元，舞弊不遂祸及蔡朋。三望为蔡朋拦轿鸣冤，不意撞着巡按刘成。刘成官官相护，幽囚陶生。蔡父乃还乡老官，闻讯赶来营救，联名百官上书朝廷，弹劾贪官污吏，但朝廷昏庸，不予理睬。渭南三鬼闻讯赶来，夜闯巡按府营救陶生。但天师庇护刘成，阻挠营救，并无情捉打众鬼。小谢、秋容逃脱天师捉拿，却又被城隍黑判所获。黑判贪其美貌，欲纳为妾，二女鬼身受地狱酷刑，粉身碎骨誓死不从。黑判感其忠贞，遂与天师交涉，遭天帅拒绝而展开鬼神大战。后两岳大帝巡山路遇此事，亲理这桩三界大案，人鬼冤情方得以昭雪。

陶三望携众鬼重返渭南。三郎转世为人，小谢、秋容亦先后借体还阳，遂与陶三望结成连理。

—

陕西渭南有一陶姓书生，名三望，人称陶生。陶生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百家养大。弱冠娶妻，不意刚值一年，妻又病故。家境贫寒，无力续弦，独自一人度日。日子虽是清苦，可这陶生性情豁达，为人豪爽，三教九流无所不交，天马行空，不拘礼节；且又才学满腹、聪敏过人，过目成诵、出口成章，嘻笑怒骂皆成文章，堪称渭南一大才子。当地的名士豪绅、骚人墨客无不趋之若鹜，以结识他为荣。所以茅屋虽然简陋，却鸿儒常谈笑，白丁也往来，热闹非凡。

城东门有户王姓人家，早年亦是寻常百姓，后来做投机生意发迹，几年之中，广置田产，大兴土木，库银如山，富赛王侯，人称王大户。王大户虽然妻妾成群，却是一个个不肯生养，只到老年方得一子，取名王旦。王旦长得十分体面，翩翩一英俊少年，十八九岁便走马斗鸡无所不精、吃喝嫖赌无所不能，人称渭南阔少。只是不通文墨，塾师走马灯

似的换了七八个，死活只学会半部《三字经》。偏偏王大户在金银满屋之后只欠皇家功名，也思博得个光宗耀祖，因此十分烦恼。

一日，陶三望独居老屋正欲用饭，忽见一群人抬着花红礼物涌入，为首一老一少，衣着光鲜华丽，举止却粗俗不堪，大喝大叫着让人把礼盒抬到室内，如同出入自己房舍一般。三望正诧异，老者道：“我是东门王家，特来造访。”陶三望早知东门王家是富户，莫名其妙地发迹，为人十分刻薄。只是两家素无往来，因此并不认得。见他这般财大气粗，心中已有了几分不忿，自顾盛饭，口中随意道：“原来是王大户，久仰，久仰。”言罢，座也不让，只顾啜饭。王旦探头一瞧，桌上只有一汤一菜，汤是玉米糊糊汤，菜是青菜煮豆腐，缺油少酱，甚是清淡。王旦不禁掩鼻笑道：“猪食一般，如何下口？”三望望一眼柴门，亦笑道：“我道何来猪声，原来柴门不曾关牢。畜类怎识这白玉翡翠菜、珍珠黄金汤？”王旦满脸通红，正要发作，王大户赔礼道：“小子无知，秀才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我父子今来，原是有事要求秀才，请秀才宽容一二。”三望这才放下碗筷，请二位落座。王大户说：“久仰秀才学问，在渭南盖世无双，今特备薄礼，请秀才当我家先生，也教小儿一些斯文，望勿推辞。”陶生望一眼王旦，笑道：“天生他才必有用。贵公子一脸福相，你家有着三辈子花费不尽的钱财，不让他抬手动脚消磨去一二，岂不辜负了上天美德？我一介寒士，天生只能吃青菜喝糊糊外加啃书本，消受不起如此厚遇，二位请回吧。”王旦嘟哝道：“到了我家，你就不用吃这样的饭菜了。”三望闻言，不再与他多话，将一口饭菜放到嘴中，大呼曰：“美味耶，佳肴耶，不亦乐乎！”王大户见状，自知请他不动，只



好率众悻悻而归。

王旦天生脸皮厚，虽然受到奚落，但并不觉得难堪，反思既然文人名士都巴结他，自己也应和他相交，方不负渭南阔少之名。人总有一爱，陶生既不爱钱财，必爱美色。某日，抬了上好的酒席，邀几个气味相投的纨绔少年，又去妓院叫了两个绝色的姐儿，一路热热闹闹朝陶宅走去。三望正在读书，忽闻门外吵嚷，出来一看，原来都曾相识，但非同道，拦在门口道：“有事请讲，无事免进。”众答：“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来玩的。”王旦上前道：“上次请你去当先生，全是我家老头子的主意，王八蛋才愿意坐冷板凳啃书本，今儿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找你赔礼来了。”陶生闻言，方让开走道，众人一拥而入，就在庭院内摆开桌凳来。陶生也不客气，高居上首，众星捧月，指挥方定，一时么五喝六，猜令划拳，大呼小叫起来。两个粉头莺声燕语，千娇百媚，歌舞弹唱，殷勤劝酒。陶生捧大杯，左右逢缘，来者不拒，击桌唱和，直乐得人高星低。众皆半醉，相扶出门，王旦对二粉头说：“你们今晚就在这里伺候陶兄，不用回去了。”两个姐儿乐不可支，忙凑近陶生。不意陶生双目圆睁，怒道：“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，君子好恶有道，我岂肯为两个玩物玷污清白？都给我快些走吧，我要掩门了。”言罢，猛力推出两个姐儿，将大门“哐啷”关起，自顾上床酣声如雷去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三望睁眼醒来，却发现房顶塌了一个窟窿，透进一束大大的光亮。原来此屋年久失修，加之眼下正值暑季，阴雨连绵，漏了几次，便坍塌了下来。只是夜间睡得太死，竟不知觉。幸亏不曾塌在头顶，不然定出大事也。陶生惊出一身冷汗，急忙起身，望洞犯愁。若要修房，手中拮据，即便修起，房小屋窄，也是酷热难耐。如果不修，眼

下到何处居住？一时郁闷，便出门上街走走。渭南城也是繁华地方，满街五行六业热闹非凡，商贾行人纷纷与陶生拱手打招呼。陶生竟也忘了烦恼，大方地与众人周旋。忽觉一阵冷风袭来，通体清凉，抬头一看，原来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城郊，眼前好大一片宅院，却是礼部侍郎姜丰旧宅。姜侍郎早年在京城居官，为官清正，十年前告老还乡，居住在此宅。两年前却不知缘何闹起鬼来，夜夜有鬼哭笑，摔桌砸凳，上房揭瓦，惊扰得全家不安，无奈搬迁到别处，此宅只留大胆家丁看管。家丁或僵死院内，或半夜逃窜，再不敢回头，连留几人，皆是如此，查问详情，又不肯细说。姜侍郎无奈，只好彻底放弃，此处便成了无人看管的荒宅。陶生登高一望，见里面虽然荒芜，却楼阁巍峨，庭院宽敞，绿柳成荫，池水荡漾，阵阵风儿掠过，清身爽体，心旷神怡。陶生叹道：“真乃读书好去处也！”望了多时，忽发异想：“何不向侍郎借住一时，待秋季天气凉爽之后再筹钱修屋？”于是转身奔侍郎新居而去。

姜侍郎素闻陶三望人品才学，很是欣赏，两人也曾有一面之交。这日正在家闲坐，见陶生来访，十分高兴，忙命人设茶款待。陶生在侍郎面前口称前辈，毕恭毕敬，举止谈吐自然一派斯文君子。侍郎问及是否有要事，三望直言相告，不想侍郎断然回绝：“不可。此乃凶宅，我居家人口众多，尚压持不住，你孤身一人岂可入内？若伤了性命，岂不是老夫罪过？”三望道：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我一无冤家，二无孽债，怕鬼何来？”侍郎正色道：“我一生为官清正，岂有冤家孽债？只是鬼魅无常，非礼仪所能通达。你才学过人，将来必成国家栋梁，我怎能让你冒此风险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是老夫之过？此事不必再提。你若急



需居室，可搬到我书房来住，一则免灾，二则咱们也好早晚相伴读书，切磋学问，明年京都大比，你也该一试身手去了，此间万万不可另生枝节。”

三望见侍郎如此决绝，势必无法再行强求。又思搬到侍郎这里来住，两家本无亲无故，岂可叨扰人家？君子不仰人鼻息，虽是侍郎诚恳，也不可受人怜悯，折了自己的骨气。于是婉言谢绝，走出姜府来。

陶生一路低头沉思，信步游走，一阵凉风袭来，却又不不知怎地到了鬼宅墙前。不禁笑道：“今日鬼打墙了。既走不出，索性入内一观吧。”于是寻到一座小门而入，小心端详院内，却是后花园，并无什么异样，倒是花红柳绿、蝶飞蜂舞，风景宜人。心想：“此乃阳世，鬼能住得，人就住不得吗？人乃万物之灵，天地主宰，人若怕鬼，岂非咄咄怪事？况且闹鬼只是传闻，并无人真正看到。家丁暴死，或是急病，或是人祸，不可妄言鬼祟。如此弄得草木皆惊，岂不白白糟踏了这片好景？我倒要试上一试，看鬼魅能将我如何！”

陶生想到这儿，便用手去推内门。刚一触及就开了，原来门儿只是虚掩，里面方是大庭院。陶生摇摇摆摆进去，如入自家宅居，见一凉亭，便曰“此处宜对弈”。见一荷花，便曰“此处宜饮酒”。见一曲桥，便曰“此处鹊桥仙”。见一粉壁，又曰“大块文章”。先是念念叨叨，而后手舞足蹈，歌之唱之，不亦乐乎。忽一阵疾风掠来，水惊草低，檐铃轻唱，经久不息。陶生虽感怪异，却不惊恐，遥空拱手道：“哪路仙鬼，若有雅兴，何不现身与小生同乐一回？”四面复归平静，并不见任何怪物。陶生叹道：“我是太穷了，备不起美酒佳肴，请不起优伶乐班，所以鬼也不肯与我谋面，惭

愧，惭愧。”既而又想到，朗朗乾坤，何鬼之有？杞人忧天，疑神疑鬼而已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将行李搬来，住个十日八日，若平安无事，再告知姜侍郎，也好让他确信无鬼，从此不再荒芜此宅，岂不是好？

陶生是急性之人，如此想着，看看天色尚早，便动手搬起家来。家中破破烂烂，唯书箱笔砚为重，第一趟便搬运此物。侍郎家明堂高屋，任他选用，内心也想借机阔绰他一回，便选了一座最亮最宽敞的房间。搬完了书砚，又去搬运米面，一趟约大半个时辰。谁知第二趟回来一看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籍竟散飞得满屋皆是，就像被人胡乱扔弃一般。陶生大为惊疑，巡视四周，并无人迹，瞧书页翻卷破损，心疼不已，怒道：“何方蠢物，扔弃什么不好，偏侮辱斯文，不识字否？”骂了数声，没有动静，气得呆坐了一阵，只好自己动手收拾。刚拾了一卷，听得几声轻笑，内房竟走出两个女子来。一约二十岁，一约十六七岁，皆风姿绰约、光鲜艳丽，二女掩口嘻笑着，也不和陶生打招呼，只跟在后面，将地上的物什一件件捡起，依原样放回桌上，如猴儿效人一般。陶生心中气恼，伸手去捉二女，却倏地不见，只听得轻笑不绝。扑逮了一阵，一无所获。此时黄昏已近，房内光线暗淡，视物不清，陶生不再拾书，返身倒在榻上，闭目佯睡，静伺其变，良久不见变化，便又打起酣来。酣声如雷，却二目圆睁。须臾，二女蓦然出现在床前，依然望着陶生嘻笑不止。陶生不少动，伺机相捉。二女嘻笑着推推搡搡起来，似欲搞什么恶作剧。果然，年长女子翘起一条腿来，弓起脚尖连踹陶生腹部，踹得陶生摇摇晃晃。年少女子则弯身躲在屏风背后，探头探脑，嘻嘻偷笑，显出随时准备逃匿的小可模样。年长女子见陶生仍不予理睬，越发大胆起来，伏



身下去，一手按住陶生脸颊，一手拨拔起胡须来。年少女子亦走出屏风，似欲帮忙。不想陶生被拔得如针穿扎，大叫一声，猛然坐起，厉声喝叫：“鬼物竟敢欺我！”二鬼女不意他这一吼，吓得一齐跌倒，又一骨碌爬起，一路尖叫，连奔带跑，眨眼不见了踪影。

陶三望又气又笑，独自坐了一阵。欲在此居住下去，恐二鬼复出骚扰，不得安宁，欲转回旧屋，但刚刚搬来就往回转，心中不甘。思忖再三，想那鬼女虽是可恶，却也不乏娇憨，仅顽劣而已，并无伤害之意，不如暂住一夜，看看光景再行定夺。于是挑灯夜读，书声朗朗，直到鸡鸣，倒也再无鬼声。

翌日，一日无事。陶生思忖，二鬼女许不复再来。谁知晚间刚刚上灯，嘻笑声便隐隐响起，二女跼足走来，对着陶生耳孔吹气，惹得陶生性起，喝叫着扑捉，二女时东时西，飘摇不定，花影绰绰，欲捉不能，竟似玩捉迷藏一般，累得气喘吁吁。陶生不再理睬，自顾读书。读得倦怠，刚欲入眠，二女鬼鹤行鹭伏潜至近前，长者手持一细物穿陶生鼻孔，鼻孔奇痒，禁不住大大一个喷嚏，二女大笑逃离。陶生追拿一阵，一无所获。刚欲合眼，又耳内奇痒，且有声问：“猜何人所为？”陶生道：“定是大鬼头作祟！”如此折腾半宿，实在无法入寝，陶生只得又秉烛夜读。年长者暂停嘻闹，竟将肘曲在案上，看着陶生嘴巴开合“子曰诗云”。年小者则绕到身后，伸双手捂蒙陶生的眼睛，亦问：“何人所为？”陶生骂道：“小鬼头亦万分可恶，捉来都杀却之！”二鬼女毫无怯意，依然笑闹不止。陶生无奈，戏曰：“前日别人送上门来的活物我尚且不要，尔等纵然纠缠也是枉然。”二鬼女睁眼问：“何为活物不要？可吃否？”陶生哭笑不得，

道：“真是两个蠢物。可吃。”二女闻言，嘻嘻笑言：“我们也会做可吃之物。”竟一起走到灶间，一个淘米，一个燃炊，瓢盆互响，不一时饭菜便端了上来。陶生正觉腹饥，也不推让，举箸就用。二鬼女道：“饭中掺了砒霜，用毕便死。”陶生边用边说：“我与二位素无怨仇，怎会无故害我？正如我不欲害尔一般。”言毕，已是吃完一碗，滋味竟是鲜美异常，不禁连连夸赞手艺高妙。二鬼女见夸奖腾雀跃，往来穿梭，争相为陶生添菜盛饭。少时饭毕，垂手侍立书案之前，扭扭捏捏竟似小婢一般。陶生笑曰：“这般模样，岂不比顽皮可爱许多？”二女见夸，受宠若惊，越发殷勤起来，争相抓肩捶背，递巾擦面，把个陶生侍奉得飘飘欲仙。陶生问曰：“不知二位姓氏，请讲出来，以后也好称谓。”年长者道：“我姓乔，叫秋容。她姓阮，叫小谢。”陶生又道：“不知家住哪里，父兄作甚？”小谢尖声笑道：“谁要你问我们门第？又不是婚嫁，想什么好事情！”陶生正色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但君子之交，有德有道。面对二位丽质，如睹仙容，且又殷勤款待，我何尝不动心？只是阴阳有别，违者必死，纵有爱慕，也只能咫尺天涯，不得逾越也。”秋容道：“此屋本是我姐妹住室，因你与别人不同，不惧怕我们，亦不厌弃我们，视我等如同常人，且有趣得很，故不欲加害。只是你若老呆坐读书，傻木头一般，岂不无聊？”陶生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孰能强求，我本书生，只爱读书，余者皆偶为之。圣人虽云男女授受不亲，不可同居一处，但也有柳下惠坐怀不乱者，同居又有何妨？二位若不喜我，我搬出则可，决不玷污二位的清白；二位若喜我，则必爱乌及屋，因我爱书而爱书，相遇而安，不生厌倦也。试想是否？”

二女闻言，相顾良久，若有所悟，神态渐渐庄重起来，



言：“此家者，我等三人的家也，互不相欺相扰，唯相疼相爱。”自此，不再似以前那般捉弄陶生。偶尔还在他身上扯一把挠一下，嘻笑一回，但只是小儿那般撒娇一阵，寻常便温声细语，端汤递水，擦汗打扇，无微不至。无事时便围在案前，研墨铺纸，观陶生读书写字。如此过了一阵，三人亲密无间，颇似家人。

一日，陶三望文稿不曾抄完，忽想起一件急事，匆匆出门。待回来时，却看到小谢立在案旁，一手握笔，一手按纸，全神贯注，在续誊文章。陶生悄悄看去，字体虽不甚雅观，但工整清洁，无一谬误，不禁高声赞道：“小谢好聪慧！”小谢吃了一惊，见是陶生，羞得双手蒙面转过身去。陶生乐道：“想不到你也会写字，何时学的？”小谢道：“幼时与第三郎曾随父描红临帖，不幸我姐弟相继夭折，如今已过百年，想起似在梦中一般。”言及此处，神情十分伤感。陶生见状，忙笑道：“你欲学字，这有何难？来，呼我一声先生，我教你便是。”言罢，将小谢拥入怀中，手把手教她行锋润墨。小谢方破啼为笑，乐陶陶地随三望涂画。三望赞曰：“如此聪慧，何愁学不成女羲之？”恰秋容端汤钵进来，见二人如此亲昵，神色顿变，将汤钵重重置于案上，转身不语。小谢见状窃喜，似有得意之色。三望见状，假意没有知觉，转身向秋容道：“我看秋娘能写字否？”不容分说，依前样将秋容拥在怀中，手握手教她写字。秋容这才转嗔为笑，并认真地随三望写起字来。陶生亦夸道：“秋娘好大的腕力，不亚我手，必能练出苍劲大字来。”写了一阵，陶生将两份字帖分放于两张桌上，让她们各自临摹。二女如得将令一般，分立一旁，用心仿写。如此一来，书房内安安静静，再无杂声，陶生亦能专心读书了。二女每当仿完，若见陶生还

在用功，也不再吵闹，悄悄儿蹭到近前，或看陶生笔下如何行锋发力，或静听陶生诵读诗文。陶生也与她们定期批阅作业，二人卷面大不相同。小谢心思灵巧，一点即通，日见进步，月余便满纸娟娟秀字，博得陶生的赞誉。而秋容原本并不识字，且聪颖不及小谢，满纸涂鸦，不分间行，两卷相比，自惭形秽，若再听得陶生夸赞小谢，便越发懊恼，以至汗透纱衫，泪线如雨，嚤嚤有声。小谢至此，也就敛容不再嘻嘻，陶生亦忙为秋容擦泪理鬓，百般安慰，直到重露笑颜。二女越发敬重陶生，口称“先生”，视若师尊，处处尽弟子礼仪，坐为抓背，卧为按股，穿衣脱巾，无所不为。而在暗中，小谢殷殷嘱咐陶生切莫用力教诲秋容；秋容也殷殷嘱咐陶生切莫认真教诲小谢。陶生皆满口应允，二女便也各自得意，深信不疑。

一日，小谢引一位十五六岁少年到来，原是小谢之弟，名阮三郎。三郎望定陶生便行弟子礼，说道：“闻先生善教，特来拜师求学。”并取出一只金如意，权当见师礼。陶生见三郎姿容丰美，举止典雅，不亚小谢。虽为弱鬼，竟还求知上进，便欣然收下物品，纳三郎为正式入门弟子。日后续起祖谱，方知阮氏原前朝官宦世家，胞中只小谢与三郎姐弟二人。某年瘟疫肆虐，倒卧遍野，姐弟均未能幸免，就葬在城外不远处。因冤魂众多，冥府统计疏漏，小谢、三郎未能注册在册，沦为两界中的游魂野鬼。秋容也是那次瘟疫中不幸之人，两墓为邻，春秋相伴，结为至好。阮三郎虽最为年小，而沉稳老成反胜于小谢、秋容，做事胸有成竹、有条不紊，俨然大家子弟，聪颖灵慧也不亚其姐，凡先生教诲谨记不忘，秋容、小谢稍有差池，他便代师督察，因此深得陶生喜爱。陶生自此才真正用心当起先生来，与他们三人各设一

桌，中庸大学，诗词歌赋，量才施教，奖勤罚懒。三鬼昼寝夜读，书声朗朗，竞相用功，竟在侍郎宅中大模大样地设起一座鬼学堂来。

东门王大户请陶生当先生不成，只得另聘一位老秀才来家充当塾师。老秀才虽有满腹经论，怎奈王旦天生愚顽，正事学不会，歪事不用学，根本管他不住。老秀才也只得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任他胡为，只图嫌几钱月银养家糊口而已。王旦稍有时机，不是泡酒肆赌场，就是逛青楼妓院，愈发把个吃喝嫖赌的本领锤炼得炉火纯青。这一日赌输了钱，又在酒馆中喝得酩酊大醉，夜间回家却走错了道路，只觉得乱石拦路、云遮月暗，自己也不知身在何处，醉眼迷离就倒下来歇息。正昏昏欲睡，忽听一阵读书声，其中有嗓音清亮如铃，分明是女子在高声咏诵。王旦顿时来了精神，爬将起来仔细观看，原来是一座好大的宅院。欲翻墙爬入，墙陡树高，不可逾越，只得沿墙寻门。行无多远，还真摸到了门洞，轻轻一推，便走了进去。满院花影绰绰，幽径曲折，唯有一处灯光明亮。循光走去，原是一座厅堂，书声便是由此而发。王旦蹑手蹑足捱到窗前，屏息一看，却是陶三望在此设帐教读，而三个学生中竟有两个是绝世佳人。王旦新奇过望，不禁大叫起来，室内顿时没了声息。陶生疾步走出，厉喝道：“何人在此？”王旦并不胆怯，迎上道：“好你个怪秀才，我家重金相聘，你装腔做势，百般不允，却又为何在此偷设鬼帐？”王旦之意，原是怪他偷教学生，不想“鬼帐”二字正犯大忌，陶生怒道：“胡言乱语。我即便设鬼帐又与你何干？”王旦笑曰：“我自是不管你设鬼帐还是设人帐，只是不知你从何弄来这两个小娘子，该不是拐带私奔的吧？”陶生愈怒，骂道：“只有尔等无耻之徒，方做男盗女娼之事，